



重庆音乐的骄傲不仅
有观音桥,还有青木关。
抗战时,这里创办了两所顶
尖音乐学院,还创办了中国
第一所军乐学校——

青木关 《康定情歌》 诞生摇篮

□姜孝德

重庆音乐的骄傲,不仅
有观音桥,还有青木关。
抗战时期青木关的音乐
往事,堪称中国音乐史上一
段值得让人铭记的历史。这里,创办
了上海音乐学院和中央音乐学院两所
顶尖音乐殿堂;这里,是《康定情歌》
《牧羊姑娘》诞生的摇篮;这里,还创办
了中国第一所军乐学校,开创之功无
疑丹青留名!



国立音乐学院纪念碑



国立音乐学院幼年班

1 2+1,重庆创办顶级音乐院校

抗战时期的重庆,曾创办过两所音乐学院和一所
军乐学校,这就是2+1。

1939年3月1日,中央训练团音乐干部训练班(以
下简称“音干班”)在重庆佛图关成立。中央训练团在
佛图关最初只有音干班,1940年军政部看好音干班的师
资,于是委托音干班培训军乐学员。同年10月,军乐班开
始上课。从此,中央训练团在佛图关便有了两个中队,音
干班为17中队、军乐班为18中队。1942年,音干班奉命
结束,随后演变为国立音乐学院分院。军乐班也随即改建
为军乐学校。

据《抗战大后方音乐研究:以战时首都重庆为中心》
一书介绍:“抗战胜利前夜,国民政府教育部决定把国立
音乐学院分院改名为‘国立上海音乐专科学校’。1945年8
月1日,‘国立上海音乐专科学校’正式挂牌,仍然由戴粹伦
担任校长。”如此说来,全新的国立上海音专是先在重庆成
立,而后迁移到上海的。1946年国立上海音专迁往上海,
与上海的国立音乐院、私立上海音专合并,组建成立国立
上海音专。1949年后,该校更名为上海音乐学院。

青木关的国立音乐院,则是重庆打造的另一所音
乐学院。1939年秋,教育部命顾毓琇、戴粹伦、应尚
能、胡彦久等人组成国立音乐院筹委会,以青木关民众
教育馆馆长训练班房舍为校址……从此,开启了音乐
院的成长之路。1940年4月,音乐院率先接收了曾隶
属于中央广播电台的管弦乐团,更名为国立音乐院实
验管弦乐团——它就是抗战期间闻名全国的重庆三大
交响乐团之一。1940年11月1日,国立音乐院在重庆
青木关正式成立。1941年,国立艺专音乐组(系)并入
国立音乐院。1946年国立音乐院迁往南京,更名为南
京国立音乐院。1950年迁往天津,成了中央音乐学院
的重要组成部分。

国立音乐院还有一个特别的分支值得一说,它就
是国立音乐院幼年班。音乐院院长吴伯超根据国外的
经验,坚信音乐从娃娃抓起,于是开始了紧锣密鼓的筹
建。1945年9月,幼年班在青木关的一个山坳里成
立。幼年班最初的105个男孩,来自保育院、慈幼院和孤
儿院,这些孩子最后留下50余人。抗战胜利后的1946年,幼
年班原本应与国立音乐院一起迁到南京,然而音乐院在
南京地盘太小,容纳不下,于是幼年班被滞留在常州的
灵官庙里。

1950年4月,南京国立音乐院师生96人、幼年班师生72
人迁往天津,他们成了中央音乐学院最基本的组成部分。
因此,也有人说“以南京音乐院为主构建了中央音乐学院”。
1957年7月,幼年班改为中央音乐学院附中。

2 孤儿蝶变,往事历历点滴温馨

2+1音乐院校最吸引人的,无疑是那些孩子们怎样由孤
儿蝶变成音乐家的故事。

中央音乐学院教授赵惟俭是少有的经历过慈幼院、幼年
班、常州时期、天津时期,且有讲述的人。赵惟俭1935年
出生在南京。南京沦陷后,他们一家先后逃难到昆明、重庆,
父亲工资微薄,不能养活家人,于是便将排行老二的他“送到”
了重庆第三儿童教养院,但条件实在太差,后转移去了北泉
慈幼院。这里条件虽好一些,但仍有辛苦的劳动,十岁的他
每天都要抬煤。1945年的一天,他们中队(约60人)接到老
师通知,暂停抬煤,立即回院里,有事。

回到院里,看到外面来的人分成若干组,对他们逐个进
行询问,问的什么他不大记得了,但有一首曲子特别好听,他
记住了旋律,后来才知道那是《双音进行曲》。询问(考试)
完后,他也不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就在他快要忘记的时候,突
然被通知“你考上了,立即收拾东西,赶到青木关音乐院报
到”。一个儿童,就这么懵懵懂懂地被改变了命运。1945年
秋天的一个早上,他和景宗模等几位
慈幼院儿童,冒雨从北碚步行到青木
关国立音乐院报到。他们是幼年班的
首批学员。后来,他又到常州、到天
津,最后从中央音乐学院毕业,并且到
罗马尼亚留学。回国后,成了中央音乐
学院著名的小提琴教授。

吴伯超“音乐要从娃娃抓起”的实践活
动,是从1940年军乐班筹办时就开始了的。
当时,吴伯超是音干班实际负责人,他让夏之

秋负责军乐班的招生与培训。1941年,招收了50多名学生并
开始培训。一年后,因音干班改组为音乐院分院,吴伯超出任
音乐院院长,军乐班独立建成军乐学校。1947年,军乐学校迁
往南京,改名为“特勤学校”,事实上它成了这所学校里的军乐
专修班。

为何音乐学校都到保育院、慈幼所和孤儿院去招生呢?这
固然与“音乐要从娃娃抓起”有关,而另一个原因则是这里多是
抗战阵亡将士遗孤,如此招生,也是向阵亡将士致敬。

1942年音干班划归教育部,改为国立音乐院分院,院长戴
粹伦。1943年1月正式成立,院址设在璧山松林岗前国立艺专
旧址。当时,国立艺专已迁往江北璧溪了。

3 精英聚集,泰山北斗般的教授们

1940年,国立音乐院创办时,它是中国政府主办的唯一音
乐高等学府。此时,绝大多数音乐人才都聚集在重庆,因此音
乐院挑选老师,完全是精打细算。

音干班与音乐院,因为都在重庆,所以老师共用的也不少。
音干班第一任负责人、主任白兆琼,他不是音乐圈内的人;第
二任负责人、副主任吴伯超,音乐教育家、指挥家。1922年进入北
大音乐传习所随刘天华学习琵琶、二胡,毕业后在北京师范学
校、上海国立音乐院任教,1931年到布鲁塞尔夏罗瓦音乐学院
及皇家音乐学院学习理论作曲与指挥。他作为音干班副主任、
音乐院院长,能团结一帮人干一件大事,真了不起!

知名音乐家为数众多,教授们几乎个个都是名家。
贺绿汀,著名作曲家,音乐教育家。上海音专毕业,曾任延
安中央管弦乐团团长、华北文工团团长。1949年后任上海音
乐学院院长。代表作有《牧童短笛》《游击队歌》《天涯歌女》。

戴粹伦,著名小提琴家、指挥家。1927年进入上海国立音
乐院学习。1942年任国立音乐院分院院长,1945年任国立上
海音专校长,并任上海市府交响乐团指挥。

江定仙,作曲家、音乐教育家。1930年考入上海音专。
1940年起,任国立音乐院作曲系主任。1949年后任中央音乐
学院作曲教授、系主任;1961年起任该院副院长。有许多歌曲
传世,《康定情歌》就是经他提升而红遍全国的。

林声翕,著名作曲家、指挥家。抗战时在重庆,不仅接替郑志
声成为了中华交响乐团的指挥,而且他也是国立音乐院的教授。

王人艺,著名小提琴家、小提琴教育家。抗战时,任中华交
响乐团首席小提琴,还任国立音乐院教授。1949年以后,任上
海音乐学院教授。

夏之秋,著名小号演奏家、作曲家。他是宗师级大师,不仅
是我国军乐的奠基人,而且是著名音乐教育家。他的歌曲代表
作有《最后胜利是我们的》《歌八百壮士》《思乡曲》《卖花谣》
等。1954年调中央音乐学院任教授。

谢功成在《忆青木关》一文中说:“声乐组的主任是黄友葵
先生,她是中国女高音‘四大名旦’之一;当时著名的男高音歌
唱家蔡绍序,胡然都在声乐组任教。还有声乐界新秀,如演歌
剧《秋子》的男女主角莫桂新、张权夫妇和海归歌唱家伍正谦加
盟。此外,还有程静子、茅爱立等老师都在声乐组任教……当
时,音乐院还聘请了不少外国专家,也都堪称大家、名家。”

4 人才辈出,学生们成为音乐翘楚

青木关堪称当代中国音乐的摇篮。
说音乐院出的人才,可以先从两首风靡全国的歌曲说起,
一是《康定情歌》,一是《牧羊女》(对面山上的姑娘)。

《康定情歌》的来源,有无数个版本,其实最早的收录者是
国立音乐院的学生吴文季。抗战胜利后,学校迁校停课,吴文
季到四川泸县的203师某部做音乐教官。在此,他从一个康定
籍士兵的口中记录了此曲,原名叫《跑马调》。回校后,他把歌
谱交给声乐老师伍正谦。伍正谦想唱这首歌,于是就交给作曲
教授江定仙配曲。江定仙把原歌的14小节,处理成了68小节,
使其成了一首抒情歌曲。江定仙配曲后,由音乐院声乐老师、
歌唱家喻宜萱演唱推广,此歌经她一唱,立即红遍大江南北。

而《牧羊姑娘》,则是作曲系学生金沙根据邹荻帆的诗创作
的,此歌也是经喻宜萱演唱推广的,一经推出,一下子就火遍大
江南北。金沙于1940年至1946年在音乐院就读,代表作有《牧
羊姑娘》《毛主席来到咱农庄》。歌剧《江姐》,他是作曲之一。

青木关培养出的音乐人才,教授级的都可以用“一抓一大
把”来形容,各专业中的顶尖人才也不少。

有人说,青木关出了严良堃、张权、郭乃安、吴祖强等100
多位卓有成就的作曲家、指挥家、声乐家、演奏家、理论家、教育
家、译著家和编辑出版家。也有人说,幼年班的很多人后来都
成了中央乐团、中央歌剧院、中国电影乐团、上海交响乐团等艺
术团体的声部首席,成为新中国早期古典音乐基石。

(作者系重庆市作协会员
图片由作者提供)



当年师生在青木关上海音专门前

国立音乐院纪念亭